

《宏碧缘》【头本】

主要角色

骆宏勋：小生
 任正干：净
 贺氏：贴旦
 余干：净
 何氏：老旦
 王伦：丑
 贺世赖：丑
 花振芳：净
 花碧莲：武旦
 巴氏：彩旦
 王福：丑
 店家：末
 丑院子：丑
 知县：净

情节

此头本，即演“骆氏母子移柩出衙”、“桃花坞花家父女卖艺”、“花振芳托任正干为骆提亲”、“任骆中计，与王伦贺世赖结义”、“贺世赖为王伦贺氏牵马”、“余干代任正干捉奸未成”、“贺王设计离间骆宏勋”、“骆宏勋被嫌，母子扶柩不别而行”、“花振芳闻讯，仗义赴定兴”、“王伦贺世赖因被窃，遂设计栽赃，诬陷任正干”、“任正干被捉收监硬定罪”等情节。在《绿牡丹》书中，即第一回至十四回之事实也。

注释

《绿牡丹》一书，其篇末虽以天后归政，迎还庐陵王复位为归宿，然不过借题作结，以为收拾众英雄之一种笔法而已。纵观全书，自第一回起，以至五十五回骆宏勋在花家老寨与桂花双完婚为止，中间无一处不有骆宏勋，无一事不为骆宏勋。且追根寻源，亦无一事不辗转相牵，为骆宏勋与花碧莲之亲事而起。故骆宏勋本为此书之主人翁。而花碧莲尤为此主人翁受尽种种磨难之原动力，故亦不得谓非此书之主人翁。宏、碧二人既为书中主要人物，则“宏碧缘”三字，自为此书固有名称。今《宏碧缘》一戏，即演此全本《绿牡丹》事实也。戏为沪上欢迎之名伶小达子，当在大舞台时，与诸伶工互相斟酌编成者。开演之后，颇足轰动一时。迄今继续排演，已排之八本。自大舞台开始唱演后，他舞台亦接踵演之。全剧自骆宏勋母子从定兴游击署中搬柩出署，寄居任正干家，同游桃花坞，看花振芳父女卖艺做起。中间凡平山堂打擂、四望亭捉猴、大闹嘉兴府、四杰村余干救主、酸枣岭刺巴杰、巴路和等著名武戏，皆包括在内。总之较全部《绿牡丹》中事实，只有增多。偶有删节皆无甚紧要之处。故其节目，反较书中紧凑而有精神。可与全本《卢十回》、全本《三门街》等剧相颉颃。

根据《戏考》第二十三册整理

【第一场】

(任正干上。)

任正干 (引子) 志气刚强，好拳棒，侠义无双。
(念) 自幼生来胆气高，爱习拳棒和枪刀。一生最好结朋友，可算此间一富豪。

(院子暗上。)

任正干 (白) 吾，任正干。定兴县人氏，家财万贯，办事粗豪，最好结交英雄好汉。只因骆老师，待我恩厚，不幸他去世，只有我师母师弟，现在衙中守孝。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前去探望。

家院，带马。

(二黄摇板) 人来与爷把马带，
探看师母可安宁。

(任正千、院子同下。)

【第二场】

(二丫鬟引何氏同上。)

何氏 (唱) 遭不幸老爷丧了命，
倒叫老身泪淋淋。
(白) 老身，骆门何氏。老爷官居游击，不幸亡故。是我母子，在衙中守制，等候新官到来，就好扶柩回里。
丫鬟，伺候了。
骆宏勋 (内白) 余干，带马。
(余干引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唱) 适才间拜客回得一信，
闻听新官到来临。
来在衙前下金镫，
(骆宏勋下马。)
骆宏勋 (唱) 见了母亲说分明。
(白) 孩儿参见母亲。
何氏 (白) 罢了，一旁坐下。
骆宏勋 (白) 告坐。孩儿适才拜客回来，闻听人言，新官就要到任，特来禀报母亲知道。
何氏 (白) 新官既要到任，我母子正好搬扶灵柩，回转扬州。等候任世兄到来，与他商议便了。

(院子引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唱) 来在门前下能行，
(任正千下马。)
任正千 (唱) 见了师母把话论。
骆宏勋 (白) 吓，仁兄来了。
任正千 (白) 贤弟请。
参见师母。
何氏 (白) 贤契来了，请坐。
任正千 (白) 告坐，师母一向可好？
何氏 (白) 老身倒好，今有一事，要与贤契商议。
任正千 (白) 师母有何金言，请讲。
何氏 (白) 闻听新官，就要到任。我母子在衙中，居住不便，意欲扶柩回里，特与贤契商议。
任正千 (白) 现在已交冬令，天气严寒，不若师母师弟，将老师灵柩，请到舍下。待等明年，春暖花开，再走不迟。
何氏 (白) 贤契说哪里话来，我母子在此，多承贤契照料，焉能再到府中打搅。
骆宏勋 (白) 是吓，想我父死后，诸承仁兄帮助，小弟已是感恩不尽。况我母子，身穿重孝，诸多不便，岂能再到府中打搅。
任正千 (白) 师母师弟，此言差矣，想我老师在日，愚兄多承授受之恩，未能报德，师母不必推辞。
来，
院子 (白) 有。
任正千 (白) 带路灵堂。
(众人同走圆场。灵堂。众人同拜。)
何氏 (白) 老爷，我夫，唉呀，老爷呀！
(二黄导板) 见先灵不由人珠泪滚滚，
(白) 老爷，我夫，老爷呀！
(二黄摇板) 好似钢刀刺在心。
望老爷在黄泉慢慢相等，
等候了妾身一路同行。

(【牌子】。众人同拜。)

任正千 (白) 人役们走上。
(四青袍、院子、丫鬟同上。四青袍抬棺同上，众人同走圆场，同下。)

【第三场】

(贺氏上。)
贺氏 (引子) 华堂喜气盈，梅花香满庭。
(四丫鬟暗同上。)
贺氏 (白) 奴家，贺氏，配与任正千为妻。听说他到骆家去啦，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
丫鬟 (白) 你们去看看去。
丫鬟甲 (白) 是啦。
(四青袍、院子、任正千、何氏、骆宏勋、余干同上。)
丫鬟甲 (白) 大奶奶，骆老太太到咱们这儿来啦。
贺氏 (白) 老太太，你能身子好吓？
何氏 (白) 好，夫人你可好？
贺氏 (白) 唉，我不过就是这个样儿。
何氏 (白) 儿吓，来见过你家嫂嫂。
骆宏勋 (白) 儿遵命。
嫂嫂，小弟这厢有礼。
贺氏 (白) 兄弟，你好呀！
骆宏勋 (白) 倒好。
任正千 (白) 余干，
余干 (白) 有。
任正千 (白) 前去打扫书房，请你家公子，就在书房居住。
余干 (白) 是。
(余干下。)
任正千 (白) 师母请至后堂。
贤弟，你我同到书房一叙。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同趟马。花碧莲上，趟马。巴氏上，跳舞。花振芳上。)
花振芳 (西皮摇板) 英雄常在江湖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西皮摇板) 赫赫威名天下扬。
(同白) 俺——
花振芳 (白) 花振芳。
巴氏 (白) 巴氏。
花碧莲 (白) 花碧莲。
巴龙 (白) 巴龙。
巴虎 (白) 巴虎。
巴彪 (白) 巴彪。
巴豹 (白) 巴豹。
巴仁 (白) 巴仁。

巴义 (白) 巴义。
 巴礼 (白) 巴礼。
 巴智 (白) 巴智。
 花振芳 (白) 想吾等此番，闯走江湖，为的是女儿的亲事，倘若择一佳婿，也就完了我二老的心愿了。
 巴氏 (白) 是格，此番在外卖艺，不但你我要当点心，就是女儿你的眼光，也要东张张，西望望，总要寻一个好面孔格。
 花振芳 (白) 休得多言，大家一同前往。
 (唱) 大家催马朝前进，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唱) 好似猛虎下山林。
 (众人同下。)

【第五场】

(王伦上。)
 王伦 (念) 自幼生来浪荡，不读诗书文章，专好游山玩景，最爱美貌娇娘。
 (白) 在下，王伦。
 (二丑院子同暗上。)
 王伦 (白) 吾父在朝为官，官居吏部天官之职，富有家财。是吾在家中，终日吃喝浪荡，寻花问柳，到也快乐得很。这几日，没有啥个地方好白相，甚觉闷闷。
 二丑院子 (同白) 来，
 王伦 (白) 有。
 二丑院子 (同白) 请贺先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一生不会做生意，专门考究拍马屁。
 (白) 参见东家。
 王伦 (白) 先生请坐。
 贺世赖 (白) 唤愚下出来，有舍个话讲？
 王伦 (白) 革格几天，在家里十分闷倦，到哪里白相白相？
 贺世赖 (白) 革里桃花坞，桃花盛开，闹热得很。
 王伦 (白) 桃花坞，好革。
 (唱) 来，叫厨房备上两桌酒席，抬到桃花坞，快去快去，一同带马。
 (白) 家中闲坐心忧闷，
 桃花坞前散散心。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来此店房。
 店家哪里？
 (店家上。)
 店家 (白) 客人请到后面。
 (众人同转场。)
 花振芳 (白) 你们此地，可有什么极热闹的所在，我们是卖艺的。

店家 (白) 此地桃花坞，十分热闹，要卖艺，到那里去最好。
 花振芳 (白) 明日同我们一同前去。
 店家 (白) 明天我带你们去。
 (众人同下。)

【第七场】

(任正千、骆宏勋、贺氏、二丫鬟、二院子、余千、何氏同上。)

何氏 (唱) 多蒙贤契相待好，
 一家大小乐逍遥。
 任正千 (白) 启禀师母：今有桃花坞，桃花开放，弟子欲请师母前去一游。
 何氏 (白) 老身心绪不佳，贤契同我儿前去就是。
 任正千 (白) 家院看车辆带马。

(何氏下。)

任正千 (唱) 人来带过马能行，
 桃花坞上去散心。

(众人同绕场，入亭子内坐。贺世赖、王伦、二丑院子同上。王伦看贺氏，入亭子内坐。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到啦到啦。
 花碧莲 (白) 我们大家就练起来。

(巴龙、巴虎对真枪比试。)

余千 (白) 老英雄，请过来。
 花振芳 (白) 做什么呀？
 余千 (白) 你们练一套好的要多少钱？
 花振芳 (白) 一套要二两银子。
 余千 (白) 不多，你们将好的练上来呀。

(花碧莲、巴氏对单刀，破枪。)

王伦 (白) 先生，你看革格女子，倒极标致。
 贺世赖 (白) 顶瓜瓜格。
 王伦 (白) 来，
 丑院子 (白) 有。
 王伦 (白) 叫革格女子，再练上一套。
 丑院子 (白) 老太婆。
 巴氏 (白) 啥个事体？
 丑院子 (白) 我家大爷，叫革格女子，再练上一套。
 巴氏 (白) 好格，再练上一套，还须五两银子。
 王伦 (白) 只要练得好，银子是有格。
 余千 (白) 呔，怎么，凡事皆有先来后到，我们这里尚未练完，你竟敢在此多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王伦 (白) 咦，煤炭店个老板出来哉，凶煞哉。
 余千 (白) 老太婆，你们还有什么好武艺？
 巴氏 (白) 还会踩软绳。
 余千 (白) 踩软绳，好，快快练上来。

(花碧莲踩绳。)

巴氏 (白) 练完哉。
 余千 (白) 共银多少两，明日到府上去取。
 花振芳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余千 (白) 你来看，上面那一位，是我家的大主人，姓任名正千，任大爷。那一位年少的，是我家公子，姓骆名宏勋，骆公子，就住在城内。你们明日，请到府中去领就是。
 巴氏 (白) 晓得哉。我们回去吧。

(骆宏勋下位。)

骆宏勋 (白) 吓，请问老英雄，贵姓高名？

花振芳 (白) 在下姓花，明日再会，少陪了。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同下。花碧莲看骆宏勋，巴氏拉花碧莲同下。)
 任正千 (白) 贤弟我们回去吧。
 (任正千、骆宏勋同下。王伦、贺世赖同看贺氏，余千推王伦。)
 余千 (白) 好个王八入的。
 (贺氏随丫鬟上车同下，余千随下。王伦、贺世赖同笑，同下。)

【第八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巴氏 (白) 老头子你看今天桃花坞上个人，可有中意的，能以配我女儿么？
 花振芳 (白) 只有那一位骆公子，相貌堂堂，人才出众，倒也不错。
 巴氏 (白) 是格，英雄所见略同，骆公子人才，实实弗错哉。
 女儿呀，你看那一位骆公子，相貌何如呀？
 花碧莲 (白) 是那一位穿孝的么？
 巴氏 (白) 是格。
 (花碧莲笑。)
 花碧莲 (白) 面孔倒生得体面革。
 巴氏 (白) 不想，女儿倒也看上了哉。老头子，你就去提提这门亲事外。
 花振芳 (白) 倘若他要是有了妻室，便怎么样？难道他叫我女儿，与他做了二房不成？
 巴氏 (白) 革二房是，弗成功格。
 花碧莲 (白) 想那大户人家，哪一位非有个三房四妾呀。
 巴氏 (白) 是格，就是二房，也好格。
 花振芳 (白) 既然你母女心中情愿，我们明日就备上一份厚礼前去送他，一来拜望，二来提亲便了。大家后面用饭。
 (众人同下。)

【第九场】

(二院子、余千、任正千、骆宏勋同上。)
 任正千 (唱) 弟兄们对坐二堂上，
 骆宏勋 (唱) 闲来无事叙衷肠。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担礼物引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白) 到了，到了。
 门上哪位在？
 院子 (白) 是做什么的？
 花振芳 (白) 我姓花，特来拜见，二位公子。
 余千 (白) 原来是老英雄来了。
 花振芳 (白) 烦劳通禀一声。
 余千 (白) 候着。
 启禀大爷、公子：昨日卖艺的那位姓花的，他们前来拜望。
 任正千 (白) 叫他们进来。
 骆宏勋 (白) 且慢，看他们相貌堂堂，却是英雄的模样，不像长在江湖卖艺之辈。我弟兄似应与他一个脸面。
 任正千 (白) 如此，说吾出迎。
 余千 (白) 家爷出迎。
 花振芳 (白) 吓大爷，公子。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老丈，请。
 花振芳 (白) 请，老汉这厢有礼。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吾等还礼。
 花振芳 (白) 来，见过大爷、公子。

这是贱内，这是小女。

巴氏（白）大爷，有礼哉，公子有礼哉。

（花碧莲拜任正千、骆宏勋，众人同坐。）

任正千（白）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花振芳（白）老汉花振芳，乃山东花家寨人氏。

任正千（白）哦，山东苦水堡花家寨，花寨主，就是老丈？

花振芳（白）不敢。

任正千（白）久仰，久仰。

花振芳（白）这是贱内巴氏。这是小女名唤碧莲。

任正千（白）久仰，久仰。但不知老丈，到此做甚？

花振芳（白）老汉无非是以卖艺为名，特为择婿，因此闯荡江湖。

任正千（白）原来是为择婿而来。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同抬礼物摆。）

任正千（白）这做什么？

花振芳（白）带了些些土物，奉送大爷公子。

任正千（白）如此厚礼，断不敢领。

花振芳（白）大爷若不肯收，可就是看不起老汉了。

任正千（白）如此，当面谢过。

花振芳（白）岂敢。

任正千（白）家院，搭在后面。

（院子台下。）

任正千（白）余千。

余千（白）有。

任正千（白）备酒宴伺候。

（【吹打】。众人同入座。）

任正千（白）请。

（【牌子】。）

花振芳（白）大爷。

（花振芳、任正千同下位。）

花振芳（白）老汉有一事奉求。

任正千（白）有何金言，对面请讲。

花振芳（白）老汉看骆公子，相貌堂堂，人才出众，欲将小女，许配于他，要请任大爷做个媒人。

任正千（白）老丈之言，愚下到明白了。你欲将令爱，许配我那师弟骆宏勋，要叫我为媒么？

花振芳（白）正是。

任正千（白）俺任正千，一生好交朋友，专爱成人之美，但是我那师弟，已经定过亲事了。

花振芳（白）既然定过亲事，就将小女，与他做个二房，亦无不可。

任正千（白）将令爱做他的二房，如此，老丈请少待。

吓，贤弟。

（骆宏勋出位。）

骆宏勋（白）世兄唤我做甚？

任正千（白）方才那花老丈言道，欲将他的女儿花碧莲，许配贤弟为妻，叫愚兄前来替你做媒。

骆宏勋（白）小弟久已定下亲事，世兄是知道的呀？

任正千（白）是吓，愚兄也曾对他言讲，他言道他女儿，情愿与贤弟做个二房，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任正千（白）想我骆宏勋，现丁父忧，身穿重孝，况头妻尚未婚娶，焉能又定二房？此事断断使不得。请世兄好言回复便了。

任正千（白）花老丈，我已将此事，与我师弟言过。他言道，现丁父忧，有重孝在身，况且前妻尚未婚娶过门，此事不便从命。老丈你但放宽心，待等我那师弟，服满之后，娶了亲事过门，你这门亲事，包在了我的身上，断不食言。

花振芳（白）如此多谢了。天色不早，我等要回去了。

（唱）多谢大爷情意厚，

任正千 (白) 吾等明日再当回拜。
 花振芳 (唱) 叨扰酒宴礼不周。
 (白) 请。
 (花振芳下。)
 巴氏 (白) 吾们回去哉。
 (花碧莲看骆宏勋。)
 任正千 (白) 不送了。
 (巴氏拉花碧莲同下。)
 任正千 (白) 看这花老丈，倒是一位侠义英雄，吾弟兄明日，一同回拜便了。
 (任正千、骆宏勋、余干同下。)

【第十场】

(二丑院子引王伦同上。)
 王伦 (唱) 昨日观见女娇娥，
 倒叫我刻刻挂在心窝。
 (白) 来，请贺先生。
 丑院子 (白) 有请贺先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闻听东家一声唤，又要弄他几文钱。
 (白) 东家。
 王伦 (白) 请坐，请坐。
 贺世赖 (白) 有坐。
 王伦 (白) 昨天桃花坞白相得好革？
 贺世赖 (白) 好革，是革。
 王伦 (白) 昨天那个女子，长得倒蛮标致格。有个啥法子，同她困上一觉，才如了吾革心愿。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同罗个女子困觉，却弗难呀。他们这一行的人，虽说是卖脸弗卖身，终归是句假话革，若要钱多，断无弗肯的道理。吾到有个法子在革里。
 王伦 (白) 啥个法子？
 贺世赖 (白) 东家打发个人，去到她店中，就说是东家看她昨天革武艺好，今朝请他母女二人，到府中来再耍上几套拳，定要多赏他银子，她一听，定规要来革。
 王伦 (白) 好，王福。
 王福 (白) 有。
 王伦 (白) 去到店中，叫他们快来，速去速回。
 (王福下。)
 王伦 (白) 等她到来，怎样下手，到难为情革。
 贺世赖 (白) 弗要紧，等她到来，先留她在府中吃酒，酒是色媒人，吃上几杯酒，看吾革眼色行事，吾自有道理革。
 王伦 (白) 全仗先生革。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十一场】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念) 为了女儿事，
 巴氏 (念) 终日在心头。
 (王福上。)
 王福 (白) 来此已是，待吾进去。
 吓，老头儿，老太婆，请了。
 花振芳 (白) 请了，你是哪里来的？
 王福 (白) 吾是王府上来革。我家大爷，昨天看你们武艺，练得好革，今朝还想看看，叫吾来请你们去。

花振芳 (白) 我们去得的?
 花碧莲 (白) 怕什么, 叫咱们去, 去就是啦。
 花振芳 (白) 好, 你且引路, 我们同去走走。
 王福 (白) 随吾来。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贺世赖、王伦同上。)

王伦 (唱) 王福一去不回转,
 叫吾时时挂心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来哉, 来哉。
 王伦 (白) 革个女子可来吗?
 丑院子 (白) 来哉。
 王伦 (白) 快快叫他进来。
 丑院子 (白) 老头儿快来。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白) 请了。
 王伦 (白) 请了, 请了。
 巴氏 (白) 看拳。
 王伦 (白) 这做啥革?
 巴氏 (白) 不是叫我们来打拳么?
 贺世赖 (白)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

花振芳、
巴氏、

花碧莲 (同白) 有什么规矩? 打拳还有啥个规矩?
 贺世赖 (白) 我们革里厢, 是要先用过酒饭, 然后再打拳格。
 花振芳 (白) 先用饭, 好, 我们就先用饭。
 王伦 (白) 将酒摆上。

(【牌子】。)

王伦 (白) 先生你快去说外。
 贺世赖 (白) 慢慢的来, 弗要忙。
 王伦 (白) 再弗忙, 他们都吃完哉, 就该要去哉。
 贺世赖 (白) 待吾再喝一杯遮遮羞, 甚是不好开口。
 吓, 老丈, 你过来, 我家大爷, 最不喜吃寡酒, 今日请你们吃酒, 你们要回敬他一杯, 才是个道理呀。

花振芳 (白) 叫我们回敬, 好, 待我去敬他一杯。
 贺世赖 (白) 你年纪太大哉, 弗敢当格。
 巴氏 (白) 我来去敬他一杯。
 贺世赖 (白) 不要忙格, 就请小姑娘, 替他斟上一杯, 就完了。
 花振芳 (白) 你说什么?
 贺世赖 (白) 这个.....
 花碧莲 (白) 慢着, 慢着, 他叫我敬他一杯, 不要紧, 待我去。

吓, 大爷, 你要叫我给你斟一杯酒呀?

王伦 (白) 是格, 是格。
 花碧莲 (白) 可以使得, 拿酒杯来。

(王伦举杯, 花碧莲斟, 王伦饮, 做得意。)

花碧莲 (白) 我再斟一杯敬你。
 王伦 (白) 好格。

(花碧莲斟, 王伦饮, 做喜笑。)

花碧莲 (白) 你喝下去, 心里头好过吧?
 王伦 (白) 快活得很。

(花碧莲打王伦，翻桌，花振芳踢贺世赖倒，花碧莲打王伦倒，巴氏打丑院子倒。)

花振芳 (白) 便宜你个王八入的。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下。王伦、贺世赖、丑院子同起。)

王伦 (白) 喂呀，好凶，好凶。

贺世赖 (白) 凶煞哉。

丑院子 (白) 喂呀，真厉害格。

王伦 (白) 不由分说，就是一个耳光，打肿哉。痛煞哉。

贺世赖 (白) 你我倒是同病相怜格。把吾个卵子，都踢肿哉，痛煞哉。

丑院子 (白) 吾个屁眼，被老太婆，也打破个哉。

(贺世赖、丑院子同用手抚。)

王伦 (白) 革个亏，是弗能吃个，无缘无故，被他白打了一顿，非出这口气弗可。

贺世赖 (白) 是要出气格。

王伦 (白) 叫众打手走上。

丑院子 (白) 众打手走上。

(王福引八打手同上。)

王福 (白) 大爷。

王伦 (白) 王福，来，方才你去叫花老头子，如今还命你去。你带同众打手，前去将那老头子，并他母女三人，一齐与吾痛打，有什么大祸，都有吾做主。

王福 (白) 遵命，走。

(王福引八打手同下。)

王伦 (白) 非把他们打死，弗能出吾革口气。唉呀，痛煞哉。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上。)

任正千 (唱) 将身来在大街上。

(内喊声。)

骆宏勋 (唱) 又听得众人闹嚷嚷。

(八打手随王福同上，任正千拦。)

王福 (白) 咦，程咬金出来哉。

任正千 (白)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这一伙人，手拿棍棒，要同哪家生气，从实说明，放你等过去。

王福 (白) 吾等是王府上的人，要同花家打架。

任正千 (白) 哪个王府？什么花家？

王福 (白) 就是吏部天官之公子王伦。昨日在桃花坞，看见卖艺个姓花格，吾家公子，就将他叫进府中，不想他好歹不知，将我公子暴打了一顿，把师爷也打坏哉，把吾个伙计王禄，也打坏哉。今天要同他拼命。你们休要拦阻，待吾等前去。

(任正千拦。)

任正千 (白) 且慢。你回去好好对你家大爷言讲，就说我任正千同骆宏勋二人，与你们讲和。想你家大爷，是宦门公子，他们是久历江湖之人，你家公子，高抬贵手，也就饶恕他们了，何必与他们质气。

王福 (白) 吾等就是如此说法，我家公子，也未必肯信。

任正千 (白) 你且先回，我同骆公子，随后亲自到门，与你家公子，当面言讲。

王福 (白) 好，吾们就回去。

(王福闯，余千拦。)

王福 (白) 炭店里个老板又来哉。

(王福、八打手同下。)

任正千 (白) 贤弟，你我先到花老丈店内走走，然后再拜王伦便了。

(唱) 弟兄打马往前闯，
店中回拜花振芳。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下。)

【第十四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王福上。)

王福 (白) 来哉。
 王伦 (白) 王福居来哉。
 王福 (白) 居来哉。
 王伦 (白) 打坏了几个人?
 王福 (白) 没有打坏。
 王伦 (白) 打死了几个?
 王福 (白) 也没有打死。
 王伦 (白) 此话怎讲?
 王福 (白) 吾们刚刚走到街上, 忽然程咬金出来哉。
 王伦 (白) 啥个叫做程咬金吓。
 王福 (白) 一个人, 青脸红须, 如同程咬金一样格, 他说是花家, 是江湖上之人, 大爷是宦门公子, 一抬手, 就放他们过去哉, 他们叫吾特来求情, 少时还要自己来格。
 王伦 (白) 他姓啥个呀?
 王福 (白) 他姓任, 名正干, 还有一个少年穿孝格, 叫做骆宏勋。
 贺世赖 (白) 晓得哉。
 王伦 (白) 先生可晓得此二人?
 贺世赖 (白) 革个骆宏勋, 就是吾们县城里的游击之子。任正干, 是此地人氏, 吾不但认识, 并且同他还是亲眷。
 王伦 (白) 啥个亲眷?
 贺世赖 (白) 乃是郎舅之亲。
 王伦 (白) 既是至亲, 为何弗同他来往?
 贺世赖 (白) 其中有一个缘故, 只因他有一支玉瓶, 价值百金, 吾以为彼此至亲, 吾想同他借用一用, 吾不曾对他说, 就将瓶拿出来哉, 刚刚走到门首, 碰见了, 他说是吾偷了他哉, 不由分说, 就是一个耳光, 就将玉瓶抢了回去, 因此吾就同他疏远革哉。
 王伦 (白) 原来如此。但是你那妹子, 长得相貌如何?
 贺世赖 (白) 吾妹子, 长得倒是标致的很。
 王伦 (白) 吾到弗曾见过。
 贺世赖 (白) 东家见过哉。
 王伦 (白) 吾在那里见过呀?
 贺世赖 (白) 前天在桃花坞, 就是后走的一位妇人, 身后有一黑脸大汉跟随, 那就是啦。
 王伦 (白) 呵喝喝呀, 那一位长长的身体, 就是令妹么?
 贺世赖 (白) 弗错哉。
 王伦 (白) 面孔好得很, 可惜弗能再见她一面。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同舍妹见面弗难, 只要同任正干来往长远, 你去拜他, 他来拜你, 辰光一久, 就可以同舍妹, 见面了外。
 王伦 (白) 弗错, 但是她, 只怕弗肯出来见吾。
 贺世赖 (白) 只要你到了她家, 吾就可以同舍妹说明, 就好见面了。
 王伦 (白) 好。等到任正干前来, 吾先同他拜了盟兄弟, 以后就可以亲近了。
 贺世赖 (白) 是格。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骆二位来拜。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有请。
 王伦 (白) 有请。

(任正干、骆宏勋同上。)

任正干、
 骆宏勋 (同白) 吓, 王公子。
 王伦 (白) 任大爷, 骆公子, 请坐。
 贺世赖 (白) 吓, 妹丈。

任正千 (白) 你也在此处?
 贺世赖 (白) 吾与王公子, 管管帐目。
 任正千 (白) 原来如此。
 王伦 (白) 未知二位驾到, 弟不曾远迎, 多多有罪。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我二人久闻大名, 少来问安, 望祈海涵。
 王伦 (白) 岂敢。
 任正千 (白) 吾二人到此, 非为别事, 闻听贵管家言讲, 花老丈得罪了王公子, 但是他们俱是常走江湖之人, 你乃是宦门的公子, 只要高抬贵手, 将他们也就放过去了, 望祈看在我二人的薄面, 不必同他们生气, 可也就完了。
 王伦 (白) 既蒙二位前来讲情, 小弟焉有不准之理, 吾弗同他们生气就是了。
 任正千 (白) 多谢公子, 告辞。
 王伦 (白) 备得有酒, 要同二位畅饮。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来此就要叨扰。
 骆宏勋 (白) 余干过来, 你去对花老丈言讲, 就说王大爷人情准下了。
 余干 (白) 遵命。
 (余干下。)
 王伦 (白) 将酒摆下。
 (【吹打】。)
 王伦 (白) 请。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请。
 王伦 (白) 久闻二位大名, 未得晤面, 今日一见, 可谓三生有幸。弟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任正千 (白) 有何金言, 当面请讲。
 王伦 (白) 弟意欲同二位, 结为金兰之好, 不知二位, 可肯容纳否?
 任正千 (白) 想俺任正千, 乃是一粗鲁之人, 焉敢与公子高攀。
 王伦 (白) 四海之内, 皆是朋友, 何必推辞。
 任正千 (白) 使得的?
 王伦 (白) 使得的。
 任正千 (白) 如此香案伺候。
 (丑院子允。)
 王伦 (白) 来, 看香案伺候。
 任正千 (白) 请问王公子, 年庚几何?
 王伦 (白) 吾今年廿四岁。
 贺世赖 (白) 吾廿一岁。
 骆宏勋 (白) 小弟今年二十岁了。
 任正千 (白) 俺二十八岁。如此说来, 吾到痴长了。
 (任正千焚香。)
 任正千 (白) 皇天在上, 弟子任正千, 同王伦、贺世赖、骆宏勋四人, 同盟结拜, 日后有福同享, 有难共济, 那个若有三心二意, 天其鉴之。
 (众人同拜。)
 任正千 (白) 天色不早, 告辞了。
 (西皮摇板) 四人焚香告苍天,
 弟兄今日结金兰。
 骆宏勋 (西皮摇板) 人来带马跨雕鞍,
 (任正千、骆宏勋同上马。)
 王伦 (西皮摇板) 明日到府去问安。
 (任正千、骆宏勋、余干同下。)
 王伦 (白) 好革, 好革, 今日同他结拜, 明日定要去回拜于他, 但不知怎样能同令妹到得一处才好?
 贺世赖 (白) 凡事皆在人为, 必须要想法子, 才成功革。

王伦 (白) 先生来，替吾想个法子看。
 贺世赖 (白) 法子倒想得出，只是吾革个几天，心绪弗好。
 王伦 (白) 先生有啥个心事？
 贺世赖 (白) 无非是手中弗便当。
 王伦 (白) 只要先生，替吾想个法子，能同令妹到得一处，要铜钱用，吾到可以通融格。
 贺世赖 (白) 真格？
 王伦 (白) 谁个还说诳话弗成。
 贺世赖 (白) 如此，待吾来想上一想。呵喝有哉，明日东家，回拜任正干，他定然要还席革，在酒席筵前，将任、骆二人灌醉，吾先同舍妹说好，等他二人醉后，吾就带你到舍妹房里去。
 王伦 (白) 好格，此计甚好。
 贺世赖 (白) 但是吾格用项，要三百两银子，才能足用。
 王伦 (白) 只要事体成功，慢说三百，就是五百，也有格。
 贺世赖 (白) 多谢多谢。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十五场】

(二院子、余干、任正干、骆宏勋同上。)
 任正干 (唱) 昨与王伦来结拜，
 四人畅饮甚开怀。

(院子上。)
 院子 (白) 王、贺二位来拜。
 任正干 (白) 有请。

(王伦、贺世赖同上。)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大哥，四弟。
 任正干 (白) 贤弟请。
 王伦 (白) 请。
 任正干 (白) 昨日厚扰，当面谢过。
 王伦 (白) 自家兄弟，说什么道谢二字。
 贺世赖 (白) 吾要到后堂，看看舍妹。
 任正干 (白) 请便。

(贺世赖下。)
 任正干 (白) 余干，将酒筵摆在花厅。
 余干 (白) 是。

(余干下。)
 任正干 (白) 你吾同到花厅一叙。
 王伦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贺氏上。)
 贺氏 (念) 琅玕竹报千年绿，富贵花开一品红。
 (贺世赖上。)
 贺世赖 (白) 吓，妹子，一向可好？
 贺氏 (白) 暖，哥哥来啦，请坐，请坐。
 贺世赖 (白) 有坐。
 贺氏 (白) 多日不见，哥哥你好吓？
 贺世赖 (白) 吾倒也好。
 贺氏 (白) 你许久不来，今日怎么想起，到妹子这儿来啦。
 贺世赖 (白) 愚兄今日前来，一来是看望妹子，二来是有事，同妹商议。

贺氏 (白) 有什么事情商议呀?
 贺世赖 (白) 有一桩事体, 要求妹子, 务要应允才好。
 贺氏 (白) 你我同是同胞兄妹, 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 妹子焉有不答应的。
 贺世赖 (白) 愚兄近日, 在王伦那里, 当一个管帐的先生。那王伦乃是宦门公子, 家道豪富, 吾要用他几文铜钱, 他倒肯给, 但是他看见过你一次。
 贺氏 (白) 哦, 王伦, 昨天你妹夫回来, 曾说与王伦拜把子, 管保就是他吧?
 贺世赖 (白) 是格, 是格。
 贺氏 (白) 王伦他多早晚看见过我呀?
 贺世赖 (白) 前一日, 在桃花坞上, 有一位穿红的白胖子, 就是的呀。
 贺氏 (白) 哦, 就是那一个白胖子呀。他看见我一次, 怎么样吓?
 贺世赖 (白) 他是这个……
 贺氏 (白) 是哪个呀?
 贺世赖 (白) 是革格……
 贺氏 (白) 到底是哪个呀?
 贺世赖 (白) 他看见你长得标致, 他要到你房中, 白相白相。
 贺氏 (白) 他乃是个男子, 我是一个女子, 如何能叫他进我房里来呢?
 贺世赖 (白) 他今天到此, 在花厅饮酒, 等到我将妹丈同骆公子用酒劝醉, 将他悄悄带进房来, 哪个会知道吓?
 贺氏 (白) 这个事情, 只怕做不得吧?
 贺世赖 (白) 此事妹子若不应允, 愚兄的银子可就到弗了手哉。务要妹子帮衬一番。
 (贺世赖作揖。)
 贺氏 (白) 既是哥哥再三的说, 妹子也不好推辞啦, 千万可别叫我们大爷知道才好。
 贺世赖 (白) 你只管放心, 断弗会叫他晓得。
 贺氏 (白) 什么时候?
 贺世赖 (白) 二更以后。
 贺氏 (白) 知道。
 贺世赖 (白) 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贺氏 (念) 千万莫漏这消息。
 (贺世赖、贺氏同下。)

【第十七场】

(任正千、王伦、骆宏勋同上, 贺世赖随上, 同入座。)

任正千 (白) 贤弟请。
 王伦 (白) 请。
 贺世赖 (白) 今日大家饮酒, 须要想一酒令。
 王伦 (白) 我倒有一个酒令在此, 说一个字, 拆开还是一个字。能说得好, 大家吃一杯, 说弗出, 罚酒三大杯。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
 王伦 (白) 从我这里说起, 吾说个田地的“田”字, 是“田”字不透风, “十”字在“口”中, “十”字推上去, “古”字吃一盅。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 大家吃一盅。
 王伦 (白) 轮流朝下说。应该四弟说哉。
 骆宏勋 (白) 我说一个“困”字, 是“困”字不透风, “木”字在“口”中, “木”字推上去, “杏”字吃一盅。
 任正千、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好, 大家吃一杯。

王伦 (白) 要贺先生说哉。
 贺世赖 (白) 我说一个“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口中，“一”字推上去，
 任正千、
 骆宏勋、
 王伦 (同白) 这是一个什么字呀？
 (贺世赖想。)
 贺世赖 (白) 是一口吃一盅。
 王伦 (白) 也还好，这要大哥说哉。
 任正千 (白) 我不会讲吓。
 王伦 (白) 弗讲，就要罚哉。
 任正千 (白) 好，我最喜吃酒，来，罚我三杯。
 王伦 (白) 吾说一个“林”，本是两个“木”，有人来看木，不晓得是这边的木，是那边的木。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共饮一杯。
 骆宏勋 (白) 我说个“吕”字，本是两个“口”，有人来吃酒，还是这个口，还是那个口。
 任正千、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好，共饮一杯。
 贺世赖 (白) 吾说个“朋”字，本是两个“月”，有人来看月，还是这边的月，还是那边的月。
 任正千、
 骆宏勋、
 王伦 (同白) 好，共饮一杯。
 王伦 (白) 大哥，要你来说哉。
 任正千 (白) 我不会讲，罚我三大杯。
 (任正千醉。)
 贺世赖 (白) 骆贤弟大量，吾要敬你三杯。
 骆宏勋 (白) 好，小弟当饮。
 (骆宏勋饮酒。)
 贺世赖 (白) 真真的洪量，再敬一大杯。
 (骆宏勋饮酒，醉。贺世赖拉王伦同下。任正千、骆宏勋同下。)

【第十八场】

(贺氏上。)
 贺氏 (白) 天不早啦，还不见来呀。
 (贺世赖拉王伦同上，王伦看贺氏。)
 贺世赖 (白) 这就是王公子，妹子前来见见礼。
 王伦 (白) 卑人这厢有礼。
 贺世赖 (白) 吾去哉，少时再来接你。
 (贺世赖下，王伦闭门。王伦勾引贺氏，王伦跪。)
 贺氏 (白) 你起来。
 王伦 (白) 娘子若能应允，吾便起来。
 贺氏 (白) 你起来，吾再说。
 (王伦站起。)
 贺氏 (白) 并非奴不肯，惟恐你在外面胡说乱道。
 王伦 (白) 娘子同吾成此美事，吾若对人言讲，日后不得善终。
 贺氏 (白) 太言重了。
 (唱) 今日好比七月七，
 王伦 (唱) 牛郎织女会佳期。
 (贺氏、王伦同入帐子。余干上。)

余千 (二黄摇板) 在酒楼只吃得醉醺醺，
又听得谯楼上鼓打二更。
(白) 适才在街坊之上，遇见两个朋友，到酒楼之上，吃得醺醺大醉，是我去至花厅，
见我家二位大爷醉卧在席前，只有王伦、贺世赖二人不见，想必是他二人已
回去了，待俺也回转卧房去安歇。吓，来此已是大主母的门首。

王伦 (内白) 娘子，自那日一见，吾直想你到如今。

余千 (白) 吓，这房中怎么有男子的声音？呵喝是了，想是王伦这个狗男子，同贺氏通奸，
待我秉知大爷公子知道。且住，我若去至前庭，他要是跑了，叫我何言答对，
也罢，待我搬一把椅儿，在门首阻拦，看这个王八日的，是怎样出来。

(余千搬椅坐。贺氏、王伦做怕。贺世赖上，看余千，退。贺氏扶王伦自窗内跑，贺世赖拉王伦同下。贺氏
开门，余千入门望。)

贺氏 (白) 余千，你半夜三更，在我房中，东张西望，莫非我房中，还有歹人不成？

余千 (白) 这……

贺氏 (白) 哦，是啦，我知道啦，你看大爷不在房中，你定是想要来偷我的东西来啦罢？

余千 (白) 不敢。

贺氏 (白) 再不然，你就是来想调戏我来啦吧？

余千 (白) 益发不敢。

贺氏 (白) 量你也不敢，你给我滚出去吧。

(余千退出。)

余千 (白) 咳。

(余千下。贺氏下。)

【第十九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二黄摇板) 昨夜在前厅饮酒过量，
只觉得身不爽困倦难当。
(白) 余千，茶来。

(余千上。)

余千 (白) 茶到。

(骆宏勋怒视余千，杯掷盘中，余千怒，将盘掷地。)

余千 (白) 公子你的酒日后要少吃才好。

骆宏勋 (白) 余千，你在哪里吃的这样大醉？

余千 (白) 小人饮酒，从来不误正事。公子你这酒，日后到要少饮。

骆宏勋 (白) 你这个奴才酒醉，还要来劝我。

余千 (白) 公子有所不知，昨日公子同任大爷，留那王伦、贺世赖在此饮酒。是小人在街
上，同几个朋友，也在酒楼饮了几杯。回到府中，见花厅之上，公子与任大爷，
俱已醉卧在前厅，不见了王、贺二人，小人心中，就甚可疑，因此要回房中
安歇。不料路过大主母的房门，听里面有男子声音，原来是王伦同大主母有……

(骆宏勋手掩余千口，两旁对看。)

骆宏勋 (白) 有什么？

余千 (白) 乃是王伦同大主母有奸。

骆宏勋 (白) 哇！我把你这个奴才，也不知在哪里吃得大醉，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倘若被任
大爷知晓，岂肯与你干休。还不与我退下。

余千 (白) 好一个不明白的公子。

(余千下。)

骆宏勋 (白) 想余千一生忠厚，向不说谎，今日之事，定必不假。王伦吓王伦，你真乃是人
面兽心也。

(骆宏勋下。)

【第二十场】

(王伦、贺世赖、王福同上。)

王伦 (白) 昨夜里危险哉，幸从窗子里逃出，不然就有性命之忧哉。此事倘若被任正干晓得哉，可就弗得了外。

贺世赖 (白) 吾到有个法子。

王伦 (白) 有啥个法子？

贺世赖 (白) 今朝你再去请任、骆二人，前来吃酒，他若是二人都来，革个个事体，就弗要紧。要是来一个，看他是来哪一个，我们再想法子。若是两个人都弗来，革个事体，可就可怕革哉。

王伦 (白) 既然如此，吾就着人去请。

贺世赖 (白) 好革，就去请。

王伦 (白) 王福。

王福 (白) 在革。

王伦 (白) 拿吾革名帖去，请任大爷同骆公子过府来吃酒，快去快去。

王福 (白) 是，晓得哉。

(王福下。)

王伦 (白) 且看他二人，是哪一个来。

贺世赖 (白) 是格。

王伦 (白) 叫厨房里，预备一桌上好格席面，弗要草率格。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二院子、任正干同上。)

任正干 (二黄摇板) 昨夜晚在前庭开怀畅饮，
只吃得俺任正干酒醉醺醺。

(王福上。)

王福 (白) 老门公。

院子 (白) 哪里来的？

王福 (白) 吾是王伦王大爷那里来的，要见任大爷，有话讲吓。

院子 (白) 候着。

启大爷：王伦王大爷，着人来求见。

任正干 (白) 唤他进来。

院子 (白) 叫你进去。

王福 (白) 叩见任大爷。

任正干 (白) 罢了，你家大爷，叫你来做甚？

王福 (白) 现有柬帖，吾家大爷，请任大爷骆公子，同到王府饮宴。

任正干 (白) 来，唤余干。

院子 (白) 余管家。

(余干上。)

余干 (白) 参见大爷。

任正干 (白) 王公子来请我同你家公子前去饮宴，你去问问公子，是去也不去？

余干 (白) 我家公子，昨日酒醉，今日害酒，尚未起床，不能奉陪。

任正干 (白) 既然骆公子不能前去，你对你家大爷言讲，就说我随后就到。

王福 (白) 晓得哉。

(王福下。)

任正干 (白) 家院带马，王府去者。

(任正干下，院子随下。)

【第二十二场】

(贺世赖、王伦同上。王福随上。)

王福 (白) 参见大爷。

王伦 (白) 居来哉？

王福 (白) 居来哉。

王伦 (白) 任、骆二人，可曾肯来？
 王福 (白) 骆公子昨日酒醉，今日害酒，不能前来，任大爷随后就到哉。
 贺世赖 (白) 格个事体，还好，定然是任正千弗晓得，骆宏勋一人知道此事，还好有法子想。
 王伦 (白) 又有啥个法子想？
 贺世赖 (白) 趁他弗曾对任正千说出，吾去到舍妹那里，对她说明，想个法子，将骆宏勋赶出任府。格个事体，可就长远无妨碍了。
 王伦 (白) 对哉，只要骆宏勋去了，此事就无人再同他说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大爷到。
 王伦 (白) 有请。
 (院子引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白) 贤弟。
 王伦 (白) 大哥，请。
 任正千 (白) 请，昨日贤弟为何不辞而去，约莫是逃席？
 王伦 (白) 小弟大醉而归，人事不知，实在是厚扰。
 任正千 (白) 岂敢。
 王伦 (白) 今日备有好酒一大坛，要同大哥痛饮，可惜骆贤弟不来。
 任正千 (白) 他年幼酒量不佳，昨日并未见他多饮，他倒醉的不能起床了。
 王伦 (白) 看将起来，大哥真真却是海量。
 任正千 (白) 贤弟夸奖了。
 王伦 (白) 来，将酒筵摆至书房里面。
 王福 (白) 是，晓得哉。
 (王福下。)
 王伦 (白) 大哥，请到书房畅饮。
 任正千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二丫鬟引贺氏同上。)
 贺氏 (念) 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终日奔波走，为的是昂郎头。
 (白) 吓，妹子。
 贺氏 (白) 暖，哥哥，来啦。你从哪儿来呀？
 贺世赖 (白) 我从王府而来，与妹子有话言讲。
 贺氏 (白) 有什么话讲？
 (贺世赖看二丫鬟。)
 贺世赖 (白) 这个……
 贺氏 (白) 丫鬟退下。
 (二丫鬟同下。)
 贺世赖 (白) 昨日之事，妹丈可曾知道？
 贺氏 (白) 他不知道。
 贺世赖 (白) 今日王伦请妹丈同骆宏勋饮酒，只有妹丈前去，那骆宏勋不去，这其中定有缘故。
 贺氏 (白) 想必是那余干，对他主人说啦吧？
 贺世赖 (白) 弗错哉，一定是余干对他主人说了，倘若他再向妹丈言讲此事，可就弗得了啦。
 贺氏 (白) 是吓，这可怎么好呐？
 贺世赖 (白) 必须要想个法子，叫他二人不和睦，方能成功。
 贺氏 (白) 怎样叫他们弟兄不和睦呐？
 贺世赖 (白) 吾到有个法子，你去见了骆宏勋，就去调戏她。
 贺氏 (白) 他是我一个小叔子，我怎么能去调戏他去呐？
 贺世赖 (白) 你假意去调戏于他，他若是应允，你就翻脸，说他调戏了你，就在妹丈的面前，

搬动是非。妹丈一听此言，必定大怒，叫他二人绝了交情，自然骆宏勋也就不能在此常住了。等候他走去了，此事就无有人再对妹丈说哉。

贺氏 (白) 好，此计到也使得。哥哥请回，妹子我自有道理。

贺世赖 (白) 如此愚兄，就回去了。

(西皮摇板) 兄妹定下美人计，
管叫他弟兄们两分离。

(贺世赖下。)

贺氏 (西皮摇板) 心中妙计安排下，
准备今晚调戏他。

(贺氏下。)

【第二十四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唱) 听谯楼打罢了二更鼓尽，
不见我任世兄转回家门。
将身且把书房来进，
且看那圣贤书解闷散心。

(贺氏上。)

贺氏 (唱) 悄悄且出后庭院，
不觉来到书房门前。

(白) 到了。暖，可倒关门睡觉啦。待我叫门。
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外厢何人叫门，待我问来。

贺氏 (白) 开门来。

骆宏勋 (白) 是那一个叫门?

贺氏 (白) 是我。

骆宏勋 (白) 原来是嫂嫂。

贺氏 (白) 不错，就是我，兄弟你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吓，嫂嫂，黑夜之间，不在后堂，到此作甚?

贺氏 (白) 我听见他们说，你前天吃醉啦，身子不爽快。是嫂子我不放心，特来看看你。

骆宏勋 (白) 多承嫂嫂挂念，小弟身体已好，嫂嫂请回吧。

贺氏 (白) 我今天来，是一来为的是看看兄弟的病，二来嫂子，还有两句话，要同你说呐，你快点开门吧。

骆宏勋 (白) 是，是，是。待小弟开门。

(骆宏勋开门。)

骆宏勋 (白) 嫂嫂，请来见礼。

贺氏 (白) 好说，咱们天天见面，哪儿有这许多的礼节。

骆宏勋 (白) 嫂嫂请坐。

贺氏 (白) 坐着说话，我说你是真好啦。

骆宏勋 (白) 小弟实无大病，无非是贪饮了几杯，有些害酒，现亦无恙了。

贺氏 (白) 我说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骆宏勋 (白) 乃是圣贤之书。

贺氏 (白) 我说兄弟，你真是想不开，人生在世，须要行乐，想你天天无事，为什么不出去逛逛玩玩，终日在家中闷坐看书，真是有点太道学啦。

骆宏勋 (白) 嫂嫂哪里知道，为人在世，不读圣贤之书，焉能成名立业? 在外浪荡，有何益处?

贺氏 (白) 你想人生在世，不过是酒色财气四个字，谁也逃不过去。想这酒吧，可以为入分忧解愁。这气吧，无论做什么事业，全仗人这一股气。这财吧，乃是人人必须之物。有了它，什么事全可办。没有它，就不能行。就是这色吧，也是人人所爱之事。一为行乐，二为子嗣，虽圣人亦不能免。要照兄弟你这样的古板，天底下以后可就无有人了。

骆宏勋 (白) 嫂嫂你把这酒色四字，均看成好事，你可就将四个字皆讲错了。

贺氏 (白) 一点也不错。

骆宏勋 (白) 想这财，乃是害人的根本。气这一字，杀人放火，殴伤人命，皆是一个气字。那酒，乃是害人的毒药。色乃是刮骨的钢刀。据小弟看来，这四个字，也不知害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

贺氏 (白) 我看你这个年纪，正在青春，嫂子我比你的岁数，也不差上下。看你哥哥，长得那样青脸红须，我一看见，就够啦。要不然，你我二人，成了这一桩好事，倒是一对少年的夫妻。

骆宏勋 (白) 嫂嫂此言差矣，你要与我噤声吓，噤声！想我与任世兄，亲同手足，恩义相交，俺骆宏勋，日读孔孟之书，深知周公之礼，焉能做此伤天害理，禽兽之事。嫂嫂你不必多言，快快请回去吧。

贺氏 (白) 你这个年轻小伙子，真真想不开，我说使得就使得。你来，咱们二人上床上困困去吧。

骆宏勋 (白) 还不快快出去，真真不知廉耻！

(骆宏勋怒下。)

贺氏 (白) 好吓，把我对付出来了。骆宏勋呐，骆宏勋，明天叫你要知道太太的厉害！

(贺氏下。)

【第二十五场】

(二院子引任正千同上，同绕场。贺氏迎上。)

贺氏 (白) 大爷回来啦？

(任正千醉吐。)

贺氏 (白) 你今天又吃醉啦罢。

任正千 (白) 是我那好朋友王伦，今日多劝了我几杯，故尔吃得大醉。

贺氏 (白) 你今天回来倒甚好。我倒是怕你不回来，你要是不回来，只怕你可就要当王八啦。

任正千 (白) 吓，此话是从哪里说起？

贺氏 (白) 哪里说起？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今天要不是你妻子正经，一准可就叫人把你妻子给糟踏啦。

任正千 (白) 难道说，这有人调戏你不成么？

贺氏 (白) 自然是有人调戏我。

任正千 (白) 但不知是哪一个这样的大胆？

贺氏 (白) 哪一个？就是那骆……

任正千 (白) 嗳，我那师弟，为人正直，断不能做出此等事来。你不要诬赖好人，我是不信的。

贺氏 (白) 你不信，你问问丫头，她们也都听见来。你不信，看看我的手，全被他给抓破啦。

任正千 (白) 好畜牲吓！我把你当做了仁义的朋友，原来你是人面兽心。待我前去同他拼命。

(任正千拔剑急下。)

【第二十六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念) 鼓打三更尽，院外有人声。

(任正千上，推门。)

任正千 (白) 骆宏勋，你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原来世兄来了。

(骆宏勋开门，任正千砍骆宏勋，两过合。余千上，欲回打，骆宏勋推余千退下，任正千退下。)

【第二十七场】

(何氏上。)

何氏 (二黄摇板) 听樵楼打罢了三更鼓响，

又听得院门外闹嚷嚷。

(骆宏勋推余干持斧同上，任正干追上，骆宏勋、余干同下。何氏拦任正干。)

何氏 (白) 吓，贤契，夜静更深，怒气冲冲，手持宝剑，但不知为了何事？

任正干 (白) 师母吓，师母，有所不知，只因骆宏勋这个奴才，看弟子不在家中，他竟敢调戏我的妻子，幸亏我妻子不允，一时逃脱。倘若同他成了此事，岂不败坏我的家风。弟子只道他是仁义的兄弟，不想他人面兽心，本要同他拼了性命，念在当年老师授受之恩，饶恕于他。还望师母，与弟子做主吓！

(任正干哭。)

何氏 (白) 贤契不必生气，暂且请回，老身定痛责这个畜牲。

任正干 (白) 多谢师母。

(任正干醉歪走下。)

何氏 (白) 竟有这等之事。

(骆宏勋、余干同上，同看。)

何氏 (白) 呸，胆大奴才，想老身是怎样教训于你，你日读圣贤之书，为何如此不知好歹，竟敢做出这等事来，你真真气死了为娘也！

骆宏勋 (白) 母亲呐！

(骆宏勋跪，余干随跪。)

骆宏勋 (白) 母亲请暂息雷霆之怒，听孩儿告秉。是孩儿正在书房读书，忽然贺氏嫂嫂叫孩儿开门，孩儿只得将门开了。不想那贺氏，用言语勾引孩儿，要想同孩儿通奸。孩儿日读孔孟之书，深知周公大礼，怎能做此禽兽之事？是孩儿再三不允，辱骂了她两句，故尔她怀恨在心，就在任世兄面前搬动是非。那任世兄故尔前来同孩儿质气。若非母亲拦阻，孩儿定遭他的毒手。母亲若要责备孩儿，可就屈杀孩儿了吓。

(骆宏勋哭。)

何氏 (白) 这贺氏又因何无故，去到书房？为娘倒不甚相信。

骆宏勋 (白) 哎呀母亲呐，想那贺氏，水性杨花，曾经与王伦有奸。母亲若不相信，一问余干，便知分晓。

何氏 (白) 余干，你是怎生知道，从实讲来。

余干 (白) 老太太容秉：只因前日，任大爷请那王伦贺世赖，在庭前饮酒。小人在街坊之上，也遇着几个朋友，也在酒楼饮了几杯，带醉而回。是小人去至前庭，侍奉公子。不料公子同任大爷俱醉卧在前庭，就不见了那王伦、贺世赖二人。那时小人，就有些心疑，因此要回卧房安歇。路过大主母的房门，听得里面有男子的声音。小人仔细一听，竟是那王伦同贺氏主母有奸。小人在房门等候多时，不想那王伦，竟从窗外而逃。是小人对公子曾经言讲，公子反责备了小人几句，以全任大爷的体面。望祈老太太鉴察。

何氏 (白) 你句句可是实言？

余干 (白) 小人一生，向不会撒谎，老太太是知道的呀。

何氏 (白) 宏勋起来。

骆宏勋 (白) 遵命。

何氏 (白) 既有此事，为娘意欲将你捆绑起来到贺氏房中，前去赔礼，不知你意下如何？

骆宏勋 (白) 嗳呀，母亲呐，孩儿并无此事，叫孩儿与她赔什么礼呀？

何氏 (白) 余干，取绳索过来！

余干 (白) 公子无罪，岂能为他人赔礼？断断使不得。

何氏 (白) 还不快快的取来。

余干 (白) 咳。

(何氏接绳捆骆宏勋，骆宏勋退。)

骆宏勋 (白) 孩儿万万不能与这贱人赔礼。

何氏 (唱) 我儿不听母教训，
为娘在世怎为人。

(何氏摔绳。)

骆宏勋 (白) 母亲不必动怒，孩儿遵命就是。

何氏 (白) 余干，快将你公子给我捆起来。

余干 (白) 遵命。

(余干捆骆宏勋。)

余干 (白) 公子但放宽心，有小人跟随，谅他也不敢把公子怎么样。

何氏 (白) 儿快随为娘到后堂去者。

(唱) 叫我儿随为娘后堂进，

(众人同走圆场。)

何氏 (唱) 见了他夫妻们请罪负荆。

(白) 贤契开门。

(贺氏扶任正干同上。)

任正干 (唱) 只吃得醉醺醺站立不稳，

(白) 又听得门外有人声。

贺氏 (白) 你去看看，是谁到这般时候还来叫门？

何氏 (白) 是哪一个？

贺氏 (白) 贤契开门来。

任正干 (白) 骆老太太来啦，必是替他儿子来讲情来啦，你可是不能答应他。

(白) 我晓得呀。

(贺氏下。)

任正干 (白) 吓师母，这般时候，为何还不安眠？

何氏 (白) 方才老身也曾拷打这个畜牲，他道果有此事。也是他年少无知，且喜贺氏娘子，贞节幽娴，执意不肯。倘若遇着那无耻下贱的妇人，允从此事，岂不败坏了贤契的门墙。今日老身，将他捆了前来，任凭贤契发落。

(白) 畜牲还不跪下！

任正干 (白) 师弟，请起。从今以后，千万不可如此。

骆宏勋 (白) 多谢世兄。

任正干 (白) 夜已深了，师母请至偏院安歇罢。

何氏 (白) 老身告辞了，贤契你也请安眠，请进房去罢。

任正干 (白) 恕弟子不送了。

(任正干下。众人同走圆场。何氏坐。)

何氏 (白) 吓儿呀，看你我母子，在此也不便久住了。务要速速搬同灵柩同回扬州为是。

骆宏勋 (白) 若要说明，那任世兄岂肯放我母子。不若明日即行，不辞而别。母亲以为何如？

何氏 (白) 好，这到走得爽快。

余干 (白) 余干，速速打点行李，雇好车辆人役，一同扶柩旋里。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八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白) 东家，看昨天任正干在此饮酒，欢天喜地，倒像是不知道此事。

王伦 (白) 他弗晓得还好。但不知你同你令妹商议个事体如何？

贺世赖 (白) 吾同她已商议妥当革哉。叫她离间他二人不和吓。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今有骆宏勋母子扶柩回里，不辞而别去革哉。

贺世赖 (白) 好格，好格。这定是他二人反面绝交，那骆宏勋一怒而去哉。

王伦 (白) 多谢，多谢。

贺世赖 (白) 看看吾革主意可好格？

王伦 (白) 好极哉。如此吾就可以同令妹，常常见面哉。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到他家里去，只怕还是弗妥当革。莫若着人请任正干同舍妹二人同到此地白相。他若肯来，你二人就好见面革哉。

王伦 (白) 可以请得。

贺世赖 (白) 你一请，他定规来革。

王伦 (白) 王禄。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在。

王伦 (白) 拿吾柬贴，去到任大爷家里，请任大爷任、太太同来府中饮宴。快去，快去。
丑院子 (白) 晓得哉。
(丑院子下。)
王伦 (白) 令妹若肯前来，可就好极哉。
贺世赖 (白) 保管一定来格。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二十九场】

(任正千、贺氏同上。)
任正千 (唱) 恼恨宏勋太无礼，
胆敢调戏我的妻。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家爷：骆公子同老太太，他们今早已扶柩转回扬州去了。
任正千 (白) 哦，他们不辞而别竟自去了么？
院子 (白) 正是。
任正千 (白) 这也是他羞愧难当，因此不别而去了。
贺氏 (白) 他们去啦倒好，免得我见了他生气。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什么人？
丑院子 (白) 吾家大爷，请你家大爷同你家太太到府中饮宴。
院子 (白) 候着。
启家爷：王大爷着人，请家爷并主母到王府饮宴。
任正千 (白) 对他言讲，就说随后就到。
院子 (白) 我家主人随后就到。
丑院子 (白) 晓得哉。
(丑院子下。)
任正千 (白) 既是王贤弟来请，你我一同前往。
贺氏 (白) 我可以去得吗？
任正千 (白) 他既好意来请，况且又是知己的弟兄，去去何妨？
贺氏 (白) 我乃是一女流，只怕不便去吧。
任正千 (白) 你虽是女流，他家中也有女眷陪伴，这又有何妨？
贺氏 (白) 如此说来，可以去得的？
任正千 (白) 去得的。
家院，看车辆备马。
(唱) 夫妻一同往前进，
去到王府饮杯巡。
(众人同下。)

【第三十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王伦 (唱) 王禄一去不回转，
好叫我时时挂心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大爷。
王伦 (白) 居来哉，他们是来弗来呀？
丑院子 (白) 随后就到，同来格。
王伦 (白) 好格，好格。
(王福上。)
王福 (白) 任大爷到。
王伦 (白) 有请。

(二院子、二丫鬟随任正干、贺氏同上。)

任正干 (白) 贤弟。
 王伦 (白) 大哥请。此位敢么就是嫂嫂？
 任正干 (白) 来，见过贤弟。
 贺氏 (白) 兄弟，我们这儿有礼啦。
 王伦 (白) 参见嫂嫂，请嫂嫂后面叙话。

(贺氏、丫鬟同下。)

任正干 (白) 贤弟如此费心，愚兄又要叨扰。
 王伦 (白) 自家弟兄，说啥革叨扰。
 家院，酒筵摆至后面。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一场】

(四青袍抬棺同上，余干引骆宏勋、何氏同上。)

何氏 (唱) 母子们扶柩回原郡，
 骆宏勋 (唱) 好一似孤雁宿寒林。
 余干 (白) 启公子：天色不早，就在此处安歇了罢。
 骆宏勋 (白) 前去打店。
 余干 (白) 店家那里？

(店家上。)

店家 (白) 敢么是宿店的么？
 余干 (白) 正是，可有上房？
 店家 (白) 有，请到后面。

(众人同走圆场。店家看。)

店家 (白) 吓，管家，此位敢么是骆公子么？
 余干 (白) 正是。
 店家 (白) 你莫非就是余管家？
 余干 (白) 你怎么认识我呀？
 店家 (白) 是你不知，我们这座店房乃是花老寨主开的，寨主曾经言道：若有人扶柩从此经过，必须详细问明。如若是扬州的骆公子从此经过，千万要好好招待。他有一位管家，乃是黑面大汉，姓余名干。老汉看你等，今日这样来历，到被我一猜，可就猜着了。

余干 (白) 原来如此，那花老寨主现在何处？
 店家 (白) 寨主在此店内，等候了多日了，待我前去请来。

(店家下。)

余干 (白) 启公子：此店原来是花老丈所开，他在此处已等候我们多日了。
 骆宏勋 (白) 哦，这是花老丈的店房么？
 余干 (白) 正是。

(店家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公子在哪里？吓，公子，你我久违了，请坐。
 骆宏勋 (白) 老丈请坐。
 花振芳 (白) 公子来得甚快，任大爷他可好？
 骆宏勋 (白) 咳，老丈吓。

(西皮原板) 尊老丈有所不知情，
 我心中恨的是贺世赖、王伦。

(西皮快板) 我不该同那厮来结拜，
 那贺氏同王伦有奸情。
 狗淫妇来把我勾引，
 她反用巧言语诬赖我宏勋。

花振芳 (白) 我母子万分难隐忍，
 因此上连夜里离了定兴。
 原来王伦这个畜牲如此可恼。公子到此，务要多住上几日。老汉定要与公子报

仇。
 骆宏勋 (白) 多谢老丈。
 花振芳 (白) 请公子到后面用饭。
 骆宏勋 (白) 请。
 (骆宏勋、何氏、余千同下。)
 花振芳 (白) 且住，这王伦如此可恶，待老夫且到家中走走。
 (花振芳走圆场。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碧莲 (白) 爹爹回来啦。
 花振芳 (白) 回来了。骆公子已扶柩来到此处。住在店房之内了。
 巴氏 (白) 公子来哉，来得好快呀。
 花振芳 (白) 只因那王伦，私与任大爷的妻子贺氏通奸，他反调戏公子，被公子辱骂了她一场。那贱人怀恨在心，就在任大爷面前，反诬赖公子调戏与她。任大爷就同公子反面绝交。公子一怒而去，你道恼是不恼！
 巴氏 (白) 革个王伦，真真该杀！
 花振芳 (白) 我欲前去走走。
 巴氏弟兄走上。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参见老寨主。
 花振芳 (白) 老夫欲到定兴走走，你等各带兵刃，一同前往。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二场】

(王伦、任正千、贺氏、二丫鬟、二院子同上。)
 任正千 (唱) 多蒙贤弟恩义厚，
 倒叫某家喜心头。
 王伦 (白) 哥嫂在此，要多住上几日，好白相格。
 任正千 (白) 愚兄家中无人照料，一定要回家中去的。
 贺氏 (白) 我也同你一齐回去。
 王伦 (白) 嫂嫂何妨在此白相。
 任正千 (白) 既然贤弟留你在此，你就在此住上几日，也无妨碍。
 贺氏 (白) 我不回去使得么？
 任正千 (白) 有什么使不得。
 (唱) 家院，与爷带马，
 辞别贤弟把马上，
 回到家中看端详。
 (任正千、二院子同下。)
 贺氏 (白) 夏莲、秋香，过来了。
 二丫鬟 (同白) 是。
 贺氏 (白) 命你二人回去，伺候大爷去吧。这有几块洋钱，把你去用。
 二丫鬟 (同白) 多谢夫人。
 (二丫鬟同下。)
 王伦 (白) 他们都去哉，我二人好不快乐也。
 (唱) 二人同往后堂去，
 巫山仙女会佳期。
 (王伦、贺氏同下。)

【第三十三场】

(任正千随二院子同上，任正千下马。)

任正千 (白) 天已不早，待我安歇了罢。

(二丫鬟同上。)

二丫鬟 (白) 大奶奶同王公子轧姘头革哉。要吾二人回来。吾们去看看大爷去。

任正千 (白) 吓，你二人何不侍奉你主母，你们回来做甚？

丫鬟 (白) 吾们大奶奶，叫吾二人回来，伺候大爷吃酒格。

任正千 (白) 好一个贤德的夫人，此时还记念俺吃酒。

好，你们拿酒来呀。

(二丫鬟同斟酒。)

任正千 (白) 天已不早了，你们也去安歇去吧。

(二丫鬟同下。任正千睡。花振芳自桌下。)

花振芳 (白) 任大爷醒来。

任正千 (白) 原来是花老丈。你从何处而来呀？

花振芳 (白) 老汉适才在王伦家中，观见你的令正夫人，同王伦在一处吃酒。他二人一定有奸。老汉特与大爷前来送信。

(二丫鬟暗同上，同听。)

任正千 (白) 竟有这等之事？如此你我二人，就前去将王伦同我妻子一同杀死便了。

花振芳 (白) 大爷切莫莽撞。你若前去，他二人就要藏躲，待老夫替你代劳，杀却这奸夫淫妇，你看如何？

任正千 (白) 好，就请老丈，替我代劳，某在家中等候。

花振芳 (白) 如此俺便去了。

(花振芳下。任正千闭门，睡。)

丫鬟甲 (白) 革个老头子，可是那个姓花草？

丫鬟乙 (白) 是革。如此吾们快快要给大奶奶，送信去呀。

丫鬟甲 (白) 走，走。

(二丫鬟同下。王伦、贺氏同上。二丫鬟同上。)

二丫鬟 (同白) 大奶奶，了弗得哉。

贺氏 (白) 啥革事体，这样大惊小怪？

二丫鬟 (同白) 方才有一个老头子，好像那个姓花草。他对大爷说，大奶奶同王大爷有奸，他要来捉奸来哉。

王伦 (白) 个革事体，弗好哉？

贺氏 (白) 如此我到要速速回去才好。

王伦 (白) 是格，你一回去，他就不疑心了吓。快叫他们搭轿。

二丫鬟 (同白) 来弗及哉，快走，快走。

贺氏 (白) 你二人快快搀扶了我回去。

(贺氏、二丫鬟同下。)

王伦 (白) 坏哉，坏哉，花老头子，怎样会晓得哉，真真怪事。

(王伦下。二丫鬟扶贺氏同跑上，推门入。)

任正千 (白) 你怎么回来了吓？

贺氏 (白) 是我想在他们那里要住，终究不便。况且我又记念你在家，丫鬟又伺候不好，所以我就回来了。

任正千 (白) 你还惦记着我吗？

贺氏 (白) 可不是吗。

任正千 (白) 好，你知道有我，倒还不错。

二丫鬟 (同白) 大爷，天弗早哉，该困觉革哉。

(贺氏扶任正千同下。二丫鬟同下。)

【第三十四场】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且住。不料那贺氏竟回了家了。吾不免且回庙中，再做道理。

(花振芳下。)

【第三十五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抱衣物同上。)

巴龙 (白) 伙计们，咱们此番偷了王伦的衣服银两，且回到庙中等候花寨主便了。

(众人同走圆场。)

巴龙 (白) 到了，到了。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来此已是三官庙，待吾进去。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寨主回来了？

花振芳 (白) 回来了，你们可曾去偷盗王伦么？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已曾偷到手了，请寨主观看。

花振芳 (白) 好，你等且回山东，老夫随后就到。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老寨主一人在此，我等放心不下。

花振芳 (白) 既然如此，巴龙、巴虎等，你四人在此同伴老夫，巴彪、巴豹等四人，先回山东便了。

(众人同允，同下。)

【第三十六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白) 吓东家，我妹子为何又回去了吓？

王伦 (白) 你还弗晓得，那个花老头子，弗晓得怎样看破，吾同令妹个事体。他对任正干说，要来捉奸革。幸亏两个丫鬟，暗地里听见革，赶快把令妹接回去哉。革个事体，糟哉。

贺世赖 (白) 喂哟，花振芳，乃是个强盗，他要晓得，可就益发危险哉。

王伦 (白) 先生要替我想一个妙法才好。

(二丑院子同上。)

二丑院子 (同白) 启大爷：弗好哉，上房里有了强盗哉！将衣箱打开，将金银财宝，衣物等件，都偷去哉！

王伦 (白) 这事体，定规是姓花草所做。

贺世赖 (白) 如此看来,我倒有个妙计,但是恐怕妹子他弗肯做。她若肯做,倒是个斩草除根,永无后患革主意。

王伦 (白) 啥革主意,如此妙法?

贺世赖 (白) 但是先要同舍妹商量好,方能做得。

王伦 (白) 如此王禄来,快去请任家革太太来。弗要叫任大爷晓得外。当心点。
(丑院子下。)

王伦 (白) 先生,你要说说革个主意,吾来听听看,好弗好?

贺世赖 (白) 保管好,等待吾妹子来格,同她商量商量。就说任正干交通江洋大盗,偷了许多革银钱衣物。送到县衙审问,将他问成一个死罪,岂不是斩草除根了?

王伦 (白) 好革,但有一件,有啥革凭据呀?

贺世赖 (白) 就将你的银钱等物,并传家的宝物等件,交给吾个妹子,暗暗带回他家,隐藏起来,等候县官搜出赃物,他还有何说?只要吾个妹子答应,就成功革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太太来哉。
(贺氏随二丫鬟同上。)

贺氏 (白) 叫吾来做啥革呀喂?

王伦 (白) 任正干听花振芳的言语,此事甚为危险。现在到有一个斩草除根革法子,要同娘子商量。

贺氏 (白) 有啥革法子想吓?

王伦 (白) 吾家中失去多少物件,今日要赖在任正干革身上。就是他结交江洋大盗,偷盗吾多少银钱等物,将他送到县衙治罪。不知娘子你肯弗肯?

贺氏 (白) 倘能害了任正干,我同你可就好常在一处快活啦。但是一件,全凭嘴说,无有证据,也是枉然呐。

王伦 (白) 弗要紧,有好法子呀。就将吾府中值银钱之物,烦劳娘子带几件回去,藏在卧房中。那县官若要搜寻出来,岂不是个证据么?

贺氏 (白) 此计到好,快快办来。

王伦 (白) 来,快将吾个几件传家的宝物,拿得来。
(丑院子抱包袱上。)

丑院子 (白) 拿来哉。
(王伦接包袱交贺氏,贺氏交丫鬟。)

王伦 (白) 快快喊轿子来。

丑院子 (白) 轿子抬上来。
(丫鬟抱包袱送轿内,贺氏上轿,贺氏、丫鬟同下。)

王伦 (白) 贺先生,你去县中报案。

贺世赖 (白) 快写失单来。

王伦 (白) 待吾来写。
(王伦写单。)

王伦 (白) 草草写了一张,吾来念与你听革:失去大小便壶八十个,大小马桶八十个,桌椅床凳共八百余张。洋元票五万张,计八十万元。现洋钱十二万元。

贺世赖 (白) 弗成功革。洋钱票倒可以写得更多。现洋元若是十二万,就是拾也拾弗了革。

王伦 (白) 如此待吾改过来:现洋元一百二十元,可好革?传家宝瓶玉陈设二十件,衣服首饰,不计其数。你快去报案。

贺世赖 (白) 是哉。
(贺世赖下。)

王伦 (白) 任正干呐,任正干,管叫你明枪容易躲,这暗箭最难防!
(王伦下。)

【第三十七场】

(丫鬟随轿同上,贺氏下轿,丫鬟抱包袱入门,藏,下。任正干上。)

任正干 (唱) 每日里开怀畅饮酒,
王伦他是俺的好朋友。

(八捕快同上。)

八捕快 (同白) 来此已是。
 吠，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人在门首大呼小叫，待我看来。
 原来是公差，到此做甚？

八捕快 (同白) 任大爷可在家中？

院子 (白) 现在里面。

八捕快 (同白) 我等打进去。

(八捕快同入。)

任正千 (白) 你们这些公差，无缘无故，闯到我的内堂，为了何事？

八捕快 (同白) 你的事犯了，你还问我们。伙计们，锁了，带了走吓。

(八捕快同锁任正千。)

任正千 (白) 好你个胆大的狗头，招打！

(起打，八捕快同上，任正千打倒众捕快，急跑下，八捕快同追上，任正千空手上，八捕快持大棍同追上，打任正千倒地，八捕快抬任正千同下。)

【第三十八场】

(四青袍、二门子、知县同上。)

知县 (念) 官居一县令，为民判冤情。

(八捕快抬任正千同上。)

八捕快 (同白) 任正千拿到。

知县 (白) 带上来。

(任正千跪。)

知县 (白) 胆大任正千，私结江洋大盗，偷盗王府的银钱等物，该当何罪？

任正千 (白) 吓，这是从哪里说起呀？想我任正千，祖居定兴县，颇有家财，一生慷慨。虽然结交朋友，交的俱是侠义正直的君子，并不曾交往什么江洋大盗，怎说是“偷盗”二字？

知县 (白) 你夤夜在王伦王公子府中，偷盗了许多衣物等件，你还敢抵赖不成？

任正千 (白) 那王伦与我任正千乃是结交的朋友，怎说是我偷盗于他？

知县 (白) 你既不肯招认，本县要到你家中搜查赃物。

任正千 (白) 好，请太爷搜查。

知县 (白) 来，带马，一同前往。

(众人同走圆场。)

知县 (白) 来，两厢搜来。

(八捕快同搜，取包袱。)

八捕快 (同白) 赃物在此。

知县 (白) 将他家属人等，一齐带往县衙。

(八捕快同锁贺氏，众人同走圆场。知县升堂，带任正千上。)

知县 (白) 任正千，赃物在此，你还敢抵赖不成？

任正千 (白) 小人实实无有此事，真真冤煞人也。

知县 (白) 现将你妻子带来，待本县审问一番。

来，将任正千的妻子带上堂来。

(贺氏跪。)

贺氏 (白) 叩见太爷。

知县 (白) 你丈夫是怎样结交大盗，你必知情，要从实的招来。

任正千 (白) 好，你既到此，你要从实说来。免得为丈夫，受此不白之冤呐！

贺氏 (白) 我说太爷在上，既问道小妇人啦，我倒不能不实说啦。我丈夫一生一世，最爱的是交朋友。至于交江洋大盗不大盗，我也知不清楚。就是有一伙子卖艺姓花的，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可就常常来往。不时的送东西来。前晚上，又送了许多的东西金银等物。他留下一半，拿走了一半。这是句句的实情。

任正千 (白) 好贱人吓，好淫妇！我与你结发的夫妻，你竟如此害我。想我那师弟骆宏勋，为人正直，谁知你这淫妇，私通了王伦，反说在我的面前，搬动是非，反说我

那师弟调戏于你。也是我一时糊涂，拔剑就要同我那师弟去拼命，幸遇我那师母，将我劝回。可怜他母子，暗地商议，就将师弟捆绑前来，跪门请罪。谁知次日，他母子竟不辞而别，转回扬州，叫我做了不仁不义之人。我日后死在九泉之下，叫我何颜去见那师父。可恨你这贱人，与王伦定此毒计，陷害于我。倘若我有朝一日，出了公衙，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贺氏 (白)

咱们两个人，不定谁要谁的命呐。就是那骆宏勋，也不是好人，也是强盗。

知县 (白)

将任正干打在监牢，将贺氏暂且看管。等本县上详，再行定案。退堂。

(众人同下。)

【第三十九场】

(巴龙上。)

巴龙 (白)

奉了花寨主之命，去到任大爷那里去送信。就此前往。

(巴龙走圆场。)

巴龙 (白)

吓。怎么将门封锁起来了？待我打听打听。

吓，列位请了，任大爷家中，为何将门封锁起来了？

邻居 (内白)

任大爷被王伦将他告下来。

巴龙 (白)

为什么事将他告下来了？

邻居 (内白)

他说是任大爷，结交了江洋大盗，偷了他许多物件。带了公差，搜出了赃证。

将任大爷带到衙中，定了罪名，收在监牢，因此将门封锁了。

巴龙 (白)

原来如此，有劳了。

竟有这等之事，待我速速回去，报于老寨主知道，便了。

(巴龙下。)

【第四十场】

(巴虎、巴仁、巴义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吾命巴龙与任大爷前去送信，为何还不见回来？

(巴龙上。)

巴龙 (白)

启寨主：大事不好了。

花振芳 (白)

何事惊慌？

巴龙 (白)

只因任大爷，被王伦诬告他结交江洋大盗，偷盗了他许多东西，将任大爷送到县衙。那县官已将任大爷定了罪名，押在大牢，将他家门全行封锁了。

花振芳 (白)

竟有这等之事，待老汉去到县牢，搭救任大爷的性命要紧。

(花振芳急下，巴龙、巴虎、巴仁、巴义同下。)

(完)